僕本拙訥　繆干時名

祝允明生平際遇與鍾繇書風

朱惠良

僕本拙訥，繆干時名。兩年之間，三謁京國。遊趣既勘，風埃黯然。舟中有二蘇和陶詩，夜燈獨酌，讀其飲酒二十篇不勝悵慨，聊復倚和。　—祝允明〈和陶飲酒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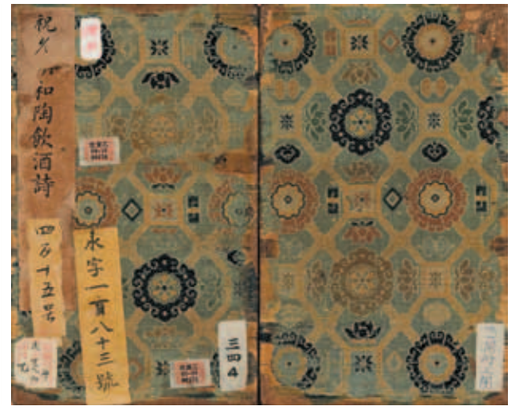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被後世尊爲明朝第一大書法家的祝允明剛滿四十歲，第二次赴京參加會試，不幸再度落第，在回程舟中讀二蘇和陶詩深有感觸，於是追和了二十首，並於序文中謂：「僕本拙訥，繆干時名。兩年之間，三謁京國。遊趣既勘，風埃黯然。舟中有二蘇和陶詩，夜燈獨酌，讀其飲酒二十篇不勝悵慨，聊復倚和。」（圖一）廿年中，五度鄉試，兩度會試，連年考場失利的祝允明於和陶詩中自我安慰道：「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陶公但飲酒，千載名自成。」（參見附錄）廿六年後，六十六歲的祝允明，自應天府通判退休已三年，脫離了官場繁瑣庶務，充分享受退隱山林，悠遊自在的生活，這年秋天他取出珍藏已久的舊紙，乘興逐段寫下四十歲舊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圖二），書畢於後記中寫道：「向得舊紙，久藏笥中，興至則隨意作數行，乃生平之戲耳，觀者勿謂老翁更多兒態也。」這廿首和陶飲酒詩見證了祝允明仕進之坎坷與心情的轉折，書蹟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除第十六首與第十七首以章草書寫外，其餘均以鍾繇（一五一～二三〇）風格的小楷書寫，本文即由此冊書蹟切入，一探祝允明的生平際遇及其鍾繇風格之書風。

卅四載困羈科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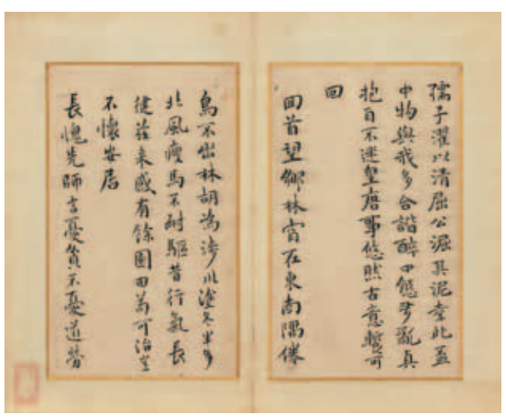
中國科舉是由政府舉辦考試以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源於七世紀初的隋朝，唐時逐漸完備。宋朝加以改革，確立三年一次的三級考試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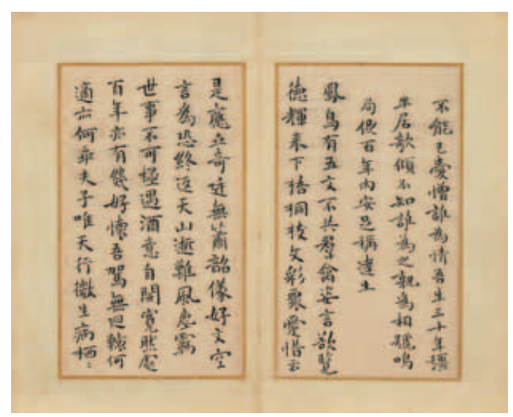
圖一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冊　第1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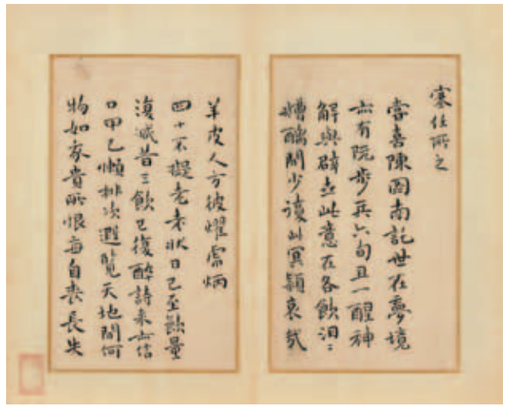
封面封底


第三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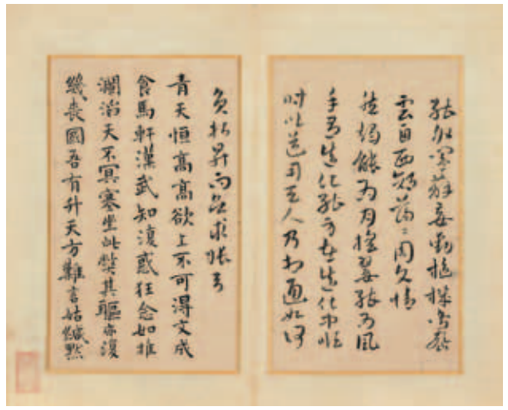

第二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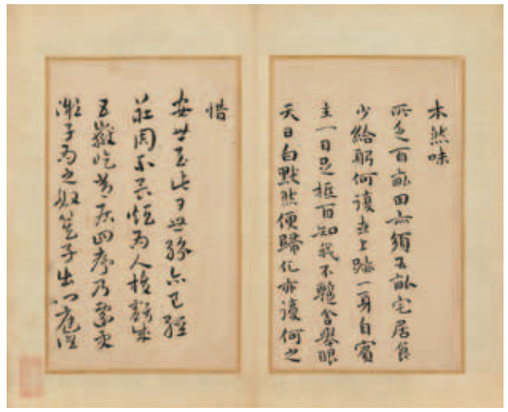
第五開

第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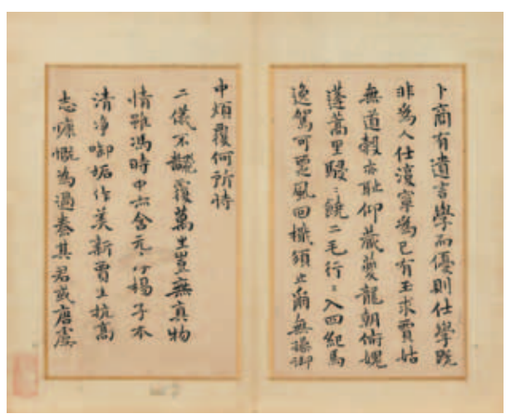

第七開

第六開


第九開


第八開

第十一開


第十開

圖二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朝開始以四書試士。明代雖承襲宋以來鄉試、會試與殿試之三級考試傳統，但考試內容則由宋朝的經義、策問與詩賦，簡化爲儒家經義，以四書文句爲題，以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四書集注》爲闡述義理準則，文章格式爲結構固定、字數限制，且句法平仄對仗的「八股文」。明代鄉試與會試之首場均考八股文，因此八股文的優劣決定了舉子的命運，一般士人爲求中試，多集中精力背誦可以出題之篇與此數十題之文而已，八股文一時蔚爲風潮，故亦稱之爲「時文」。明朝以科舉爲取士主要管道，舉子專攻時文，棄經籍與經世致用之學，士風日益頹靡。復因奸佞當道，把持科場，援引私人，投機取巧者攀附援引，排斥異己，致使政治益形敗壞。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痛陳科舉之弊曰：「時文敗壞天下之才，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千百年來，多少菁英困羈科場，虛耗光陰，心灰意冷終致逃脫科舉藩籬，祝允明（一四六一～一五二七）（註一）實此中代表。

《明史文苑傳》載：「祝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群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祝枝山廿歲時，即以文采風流而名聲大譟，廿一歲開始投身科舉，然雖博學多識，卻屢屢落第，或許閱慣八股文之考官們，對枝山不同凡俗的文章並不欣賞，歷經五次鄉試，終於在三十三歲時得中舉人。

枝山外祖父徐有貞（一四〇七～一四七二）爲宣德八年（一四三三）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祖父祝顯於明正統四年（一四三九）登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岳父李應禎（一四三一～一四九三）則是明景泰四年（一四五三）舉人，官至中書舍人、兵部郎中、太僕寺少卿。尊長的成就是枝山科舉仕進的榜樣，也是巨大的壓力。而明代「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之慣例，迫使他奮力前進，孜孜恪恪於科舉之路，準備繼續參加會試乃至殿試，以取得進士，從而光耀門楣不愧對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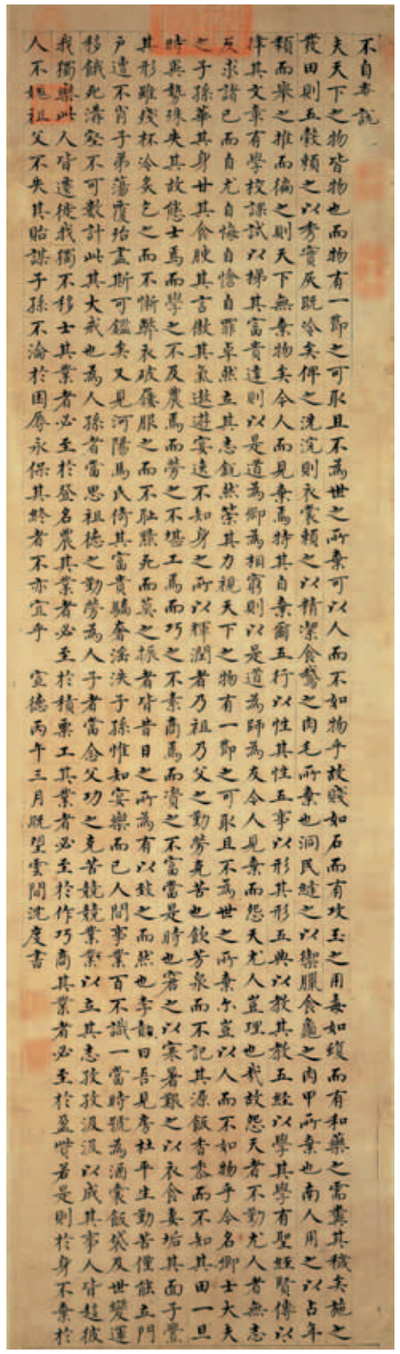
祝枝山四十歲二度會試落第後，於《和陶飲酒詩二十首》（註二）中曾慨歎：「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至。飲量復減昔，三飲已復醉。詩來亦信口，甲乙懶排次。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所恨每自喪，長失木然味。」雖云「何物如我貴」，但擺脫不了士人宿命的他，在寫作《和陶飲酒二十首》之後，又五度赴京會試，屢戰屢敗，屢仆屢起。自廿一歲初次參加鄉試，到五十五歲第七次會試，在科場中消磨了卅四年的祝枝山身心俱疲，終於決定離開由科考晉身清要高官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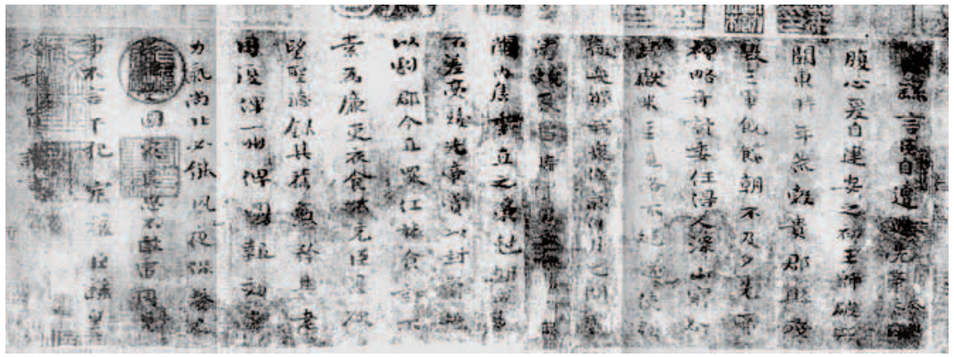
仕宦生涯僅七年

會試七度落第，枝山決定棄科舉而屈就謁選，由地方官吏幹起，遂赴京等候吏部選派授官。明武宗正德九年（一五一四），枝山經謁選授廣東惠州府興寧知縣，十年（一五一五）赴任，次年冬暮，因催徵秋稅誤期，被奪俸；十一年（一五一六）冬，巡按御史召修《廣省通志》，枝山婉辭未獲准；十六年（一五二一）四月，枝山在京察考，因於興寧縣令任內勤於政事，爲官清廉，政績卓著，同年六月考畢，轉遷應天府通判，然通判專督財賦，雖悉力而爲，但非志趣所在，明世宗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六十三歲的枝山棄官歸里，由於任職應天府通判，世人稱之「祝京兆」。

由興寧知縣到應天府通判，祝枝山的仕宦生涯雖僅七年，但治績有目共睹，他勤政愛民，於興寧縣令任內，移風易俗，教化縣民，陸粲（一四九四～一五五一）〈祝京兆允明墓誌銘〉記載：「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諱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敓，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註三）主政興寧縣第二年，枝山於公餘之暇，尚完成興寧縣最早的縣志《正德興寧縣志》的撰修工作。

回顧卅餘年的科場生涯祝枝山以詩言志：「素無經世懷，學仕本先訓。終然拙枘鑿，株木臀尻困。」（〈述行言情詩〉），坦承自己對仕進經世興趣不大，然爲順從庭訓，只好困坐場屋，但他並無怨言，在興寧縣令任內曾上狀自述：「五應鄉薦，材忝一名，七試禮部，竟不見錄，曾未有毫髮忿懟之氣。」（〈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由於科舉的挫折以及官場與性情志趣的落差，枝山對於仕宦生涯並無太多期待，上任爲官只是身爲祝家子弟該履行的義務與責任，所以，在五十五歲赴興寧縣任前曾作詩道：「五十服官政，六十方熟仕。七十乃致政，古今固一致。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七里劇彈丸，亦有社稷置。夙懷同劉君（後漢劉梁），今此幸諧志。


圖三　明　沈度　不自棄說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鍾繇　薦季直表　墨跡本

圖五　明　鍾繇　薦季直表　真賞齋帖本

所憂腳本短，時雕虞易躓。秖應盡素衷，玄鑒不可悖。一區石湖水，漁舟早相伺。」（〈五十服官政效白公〉）剛踏上仕途的祝枝山，已流露歸隱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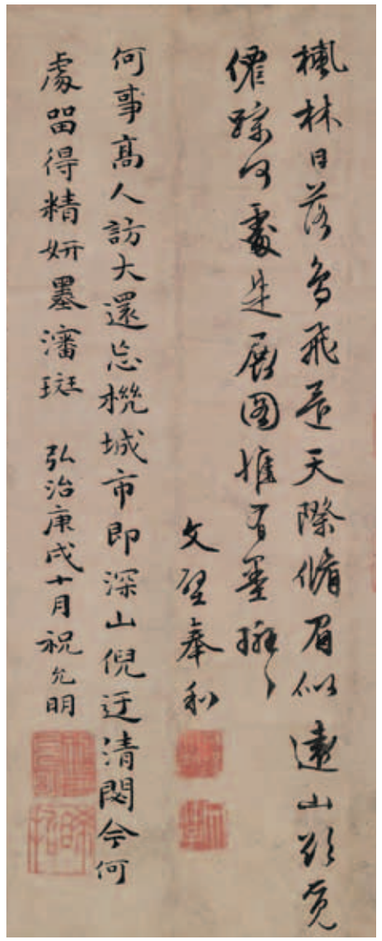
對科場雖無忿懟，但對仕途卻不無遺憾，枝山在唱和友人之詩中慨然喟嘆：「道拙才空志不成，錯將言語占時名。無端拋卻山林樂，換得軒裳底事榮。」（〈賀王太學見贈〉）以功名換取優游山林之樂，值得嗎？「遠人羈客古今悲，昔日慵看惜別詩。六口一家分五處，爭教不作斷腸詞。」（〈戲爲口號〉）爲了功名，闔家聚少離多，值得嗎？在興寧縣最後一年（一五二〇），陷身海隅的枝山，望天興嘆不如歸去：「世途閒步即危機，魚解深潛鳥解飛。欲免虞羅惟一字，靈方千首不如歸。」（〈危機〉）次年枝山進京察考，轉遷應天府通判。

個性與仕進的衝突矛盾，在內心煎熬不斷，終而形之於文，枝山晚年曾作〈悲道、悲志、悲學、悲時命、悲余先、悲黨、悲文章〉七篇古體文，名曰〈七悲文〉。在〈悲余先〉中，枝山吶喊道：「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擅由求宰木之科，外祖以栽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勳充社稷，績振班序。暨以家室，重獲蘿松，乃事丈人，人倫型範，誰有幸者，雲集於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七悲文〉）仕宦之於祝枝山，正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

退隱山林

在祝枝山的墓誌銘中，陸粲形容其性格：「簡易高曠，不樂拘撿，…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醵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明史文苑傳》對枝山作如下描述：「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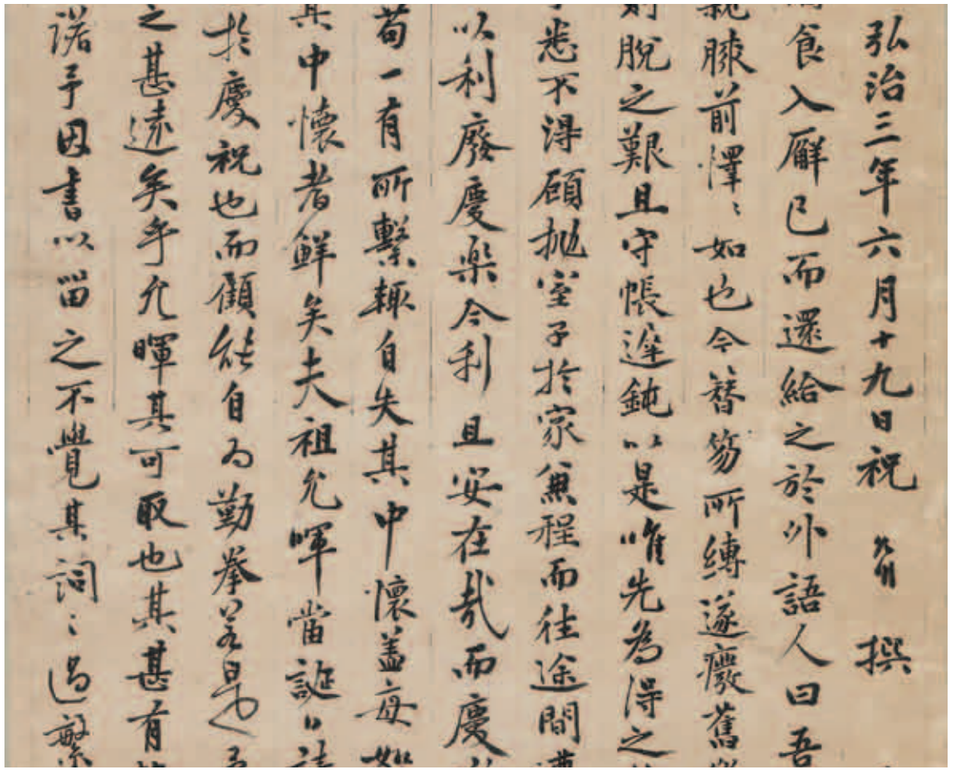
除文采縱橫開闔，學問茹涵古今外，枝山本就性情中人，雖性好酒、色、博、戲，但樂善好施，提攜後進，豪放好客，視金錢爲糞土。年輕時爲求仕進，雖風流倜儻，尚適度遵循禮法。退隱後，脫去一切束縛，



圖六　明　祝允明　題倪瓚幽林遠岫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無所求，益發任性放誕，不爲名教所牢籠。平日耕田載酒，臨帖吟詩：「荷鉏欣種淵明田，坦腹還如懶瓚先。登山自躡平生屐，載酒時過遠近船。忙是揮毫靜奕棋，雕闌日轉夢回遲。時從王右軍臨帖，戲學張京兆畫眉。」恬適靜處時，「病閑身懶趣偏長，書策縱橫擲滿床。醫業探尋勝士業，閨房清寂似禪房。青春總誤今何及，白晝長閑夢始忙。此境可留終歲月，豈須重見引年方。」（〈次韻表弟蔣煜及門生翁敏見贈喜予歸田之作四首〉）快意放蕩時，則「不裳不袂不梳頭，百過徊廊獨步遊。步到中庭仰天臥，便如魚子轉瀛洲。蓬頭赤腳勘書忙，頂不籠巾腿不裳。日日飲酒聊弄婦，登床步入大槐鄉。」（〈口號三首〉）

枝山六十三歲棄官歸里，不到一年，和祝允明、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與徐禎卿（一四七九～一五一一）並稱「吳中四才子」的畫家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潦倒病逝。唐寅才氣橫溢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狂傲不羈，曾謂：「但願老死花



圖七　明　祝允明　祖允暉慶誕記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酒問，不願鞠躬車馬前」，與枝山個性相近，聲氣相投。枝山爲唐寅作墓誌銘並作輓詩數首，其中《哭子畏二首》讀之令人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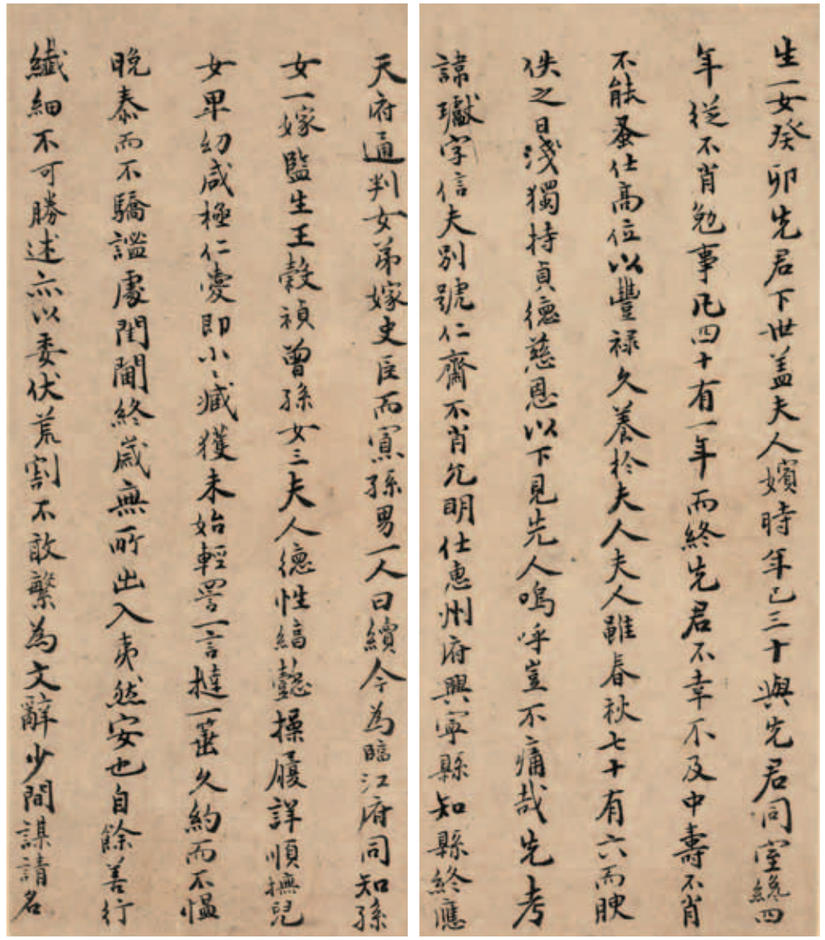
天道難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須知。
水衡於此都無準，月鑒由來最易虧。
不泯人間聊墨草，化生何處產靈芝。
知君含笑歸虛寂，秖爲斯文世事悲。

萬妄安能滅一眞，六如今日已無身。
周山既不容神鳳，魯野何須哭死麟。
顏氏道存非謂夭，子雲玄在豈稱貧。
高才剩買紅塵妬，身後猶聞樂禍人。

痛失好友唐寅對枝山打擊甚大，三年後，枝山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七歲。

枝山之鍾繇書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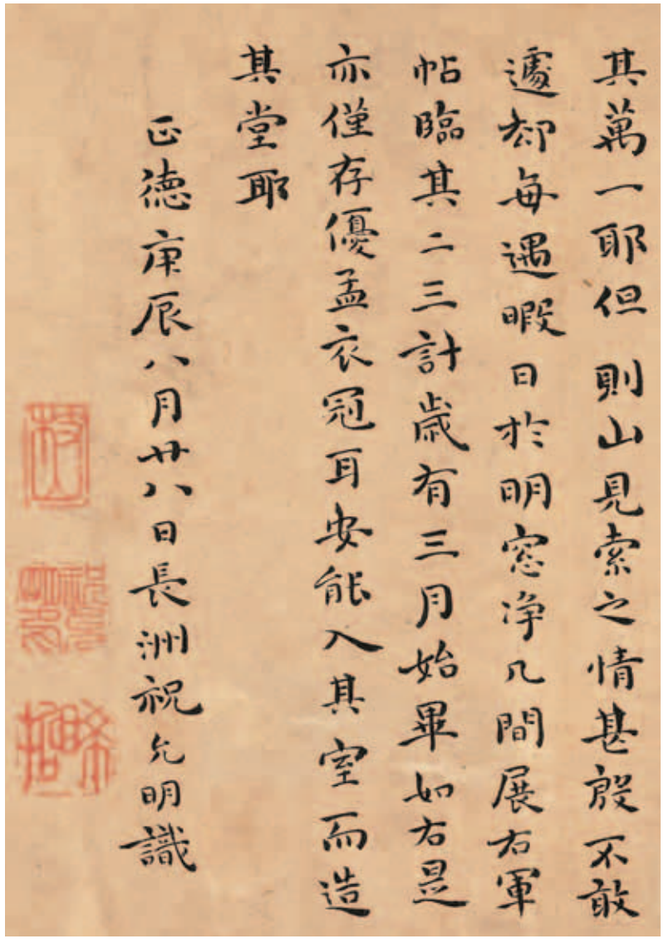
明初書壇受元代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影響甚鉅，明成祖朱棣（一三六〇～一四二四）即位後，詔示四方善書之士爲朝廷寫外制，又詔令其中佼佼者至翰林寫內制。凡寫內制者，皆授以中書舍人之職，專爲宮廷寫誥敕、詔命、玉牒、冊寶及宮殿城坊匾額等。內外制須以矩度雍容，富廟堂氣象枝端楷書寫，因皇室之喜好，遂成爲明初流行的楷書風格，世稱「臺閣體」，最具代表性之書家首推沈度（一三五七～一四三四），其書風備受明初帝王喜愛，成祖永樂帝稱之爲「我朝王羲之」，凡金片玉冊等必命度書；孝宗弘治帝更是酷愛沈度筆跡，日臨沈字一百以自課，又令左右侍習之。沈度因書而貴，由翰林典籍擢檢討，後遷侍講學士，官位顯赫。傳世書蹟多爲小楷書，由趙孟頫書風入手，結體端莊婉麗，筆致遒逸圓潤（圖三），當時的中書舍人與科舉之士多效其法，爲迎合朝廷需要，皆以用筆工穩，端秀勻稱爲尚，卻缺乏個性創意，「臺閣體」書風由沈度發其端一直影響到清代。



圖八　明　祝允明　書先母陳夫人手狀　冊　元明書翰第十冊　第8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成化、弘治至嘉靖年間，江南蘇州一帶書家崛起，主張回歸魏晉，取法唐宋，明初受元人影響的臺閣體，逐漸被表現書家個性的書風取代。祝枝山岳父李應禎將當時只會「隨人腳踵」臨習模仿而缺乏個性才情之書斥爲「奴書」，主張書法創作應抒發情性，他的學生祝枝山與文徵明受其薰陶，各自發展出本色面貌的書法風格。

明代文壇盟主、書畫鑑藏家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評論當代書家道：「天下書法歸吾吳，祝京兆允明爲最，文待詔徵明、王貢士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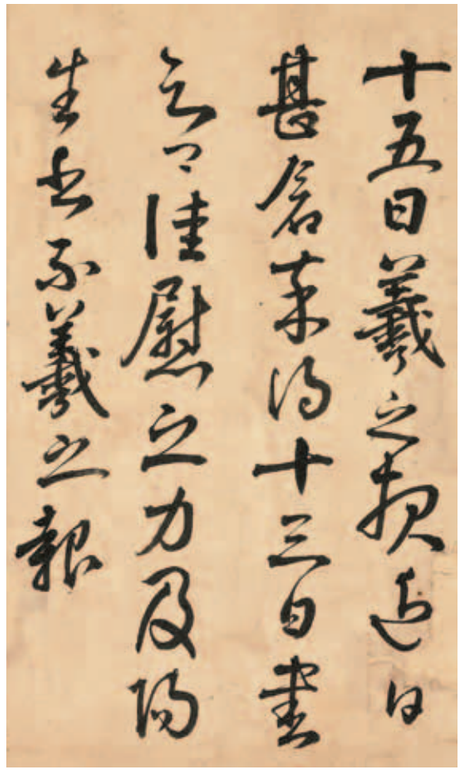
圖九　明　祝允明　臨王羲之帖冊　自題　明賢翰墨冊　第13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次之。」被推爲第一的祝允明，以及居次的文徵明與王寵（一四九四～一五三三）正是明代中葉書壇新興風貌之代表。枝山書風時而清勁古秀，時而縱橫恣肆，時而爛漫天眞，時而豪邁狂逸，變化出入，不可端倪，故居首位。

枝山長於楷、行、草，其中小楷與狂草尤爲世人稱道，他的小楷書打破「臺閣體」的桎梏，於鍾、王、智永、歐、虞、褚、顏、蘇、黃、米、趙無所不學，然別有一種古拙渾遒意趣貫穿其間，細究此意趣之源，實出於鍾繇。枝山自謂本性「拙訥」，與鍾繇古拙天然的書風正合，故枝山書蹟常呈現鍾繇古風。

鍾繇傳世書蹟不多，著名者如〈宣示表〉、〈還示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賀捷表〉和〈薦季直表〉…等，除〈薦季直表〉外，餘皆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與晉唐以後臨摹本，於北宋時刊入法帖。〈薦季直表〉墨蹟本（圖四）於元代始出現，流傳至明弘治初，好事者曾持該表墨跡給祝枝山查驗眞僞，枝山時年廿九（一四八八），未敢定眞假。後因岳父李應禎曾於內府見過二王書蹟，認爲〈薦季直表〉是千二百年之眞蹟，衆論乃定。該表最後由號稱「江東巨眼」的文物收藏家華夏（活動於十六世紀前葉）所收，並請文徵明父子鉤摹，於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刻成「眞賞齋帖」，將〈薦季直表〉（圖五）置於諸帖之首。

鍾繇書被唐朝書法理論家張懷瓘（活動於八世紀中葉）贊爲「眞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其用筆仍存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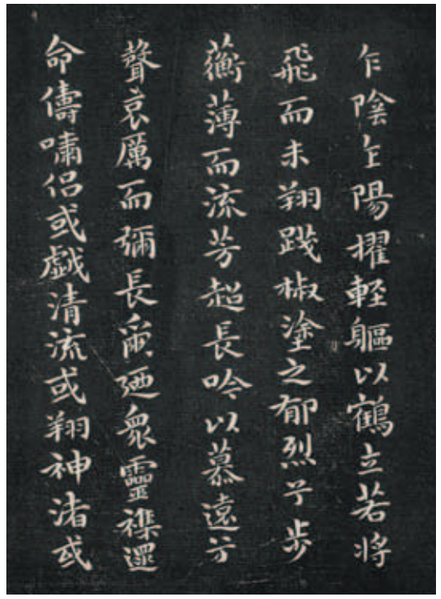


圖十　明　祝允明　臨王羲之六月十九日帖　明賢翰墨冊　第12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筆意，點畫俯仰多變化，結字扁闊不對稱，章法錯落，自然質樸，書風古拙富天趣。

枝山鍾繇風格書蹟可大分爲顯性與隱性兩類，顯性者結字筆法均呈現鍾體特色，如卅一歲（一四九〇）〈題倪瓚幽林遠岫軸〉（圖六）與六十六歲（一五二五）重書〈和陶飲酒詩〉（圖二），只是前者完全效法鍾繇筆法之古，結構之拙；後者則已將鍾法化爲祝法，古樸中含厚重，沉著間透秀逸，鍾中蘊王藏歐帶顏，經

圖十一　東晉　王獻之　洛神賦　局部



圖十二　明　祝允明　書洛神賦　平遠山房法帖　洛神賦　第5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過卅餘年的學習實踐，發展爲成熟的祝枝山鍾繇風格。

隱性的枝山鍾繇書風則見於三十一歲書〈祖允暉慶誕記〉軸（圖七）與六十五歲（一五二四）書〈書先母陳夫人手狀冊〉。（圖八）前者以碩長勁挺的歐陽詢（五五七～六四一）風格爲主，而在點畫結字中，添加了鍾繇的錯落天趣；後者則於歐之間架中融鍾、王、顏、趙爲一體。

枝山對鍾繇風格的喜愛清楚地呈現在《臨王羲之帖冊》以及《書洛神賦》中。前者是六十一歲（一五二〇）時，以三個月時間所臨之王羲之楷行草書二十五則，冊末之題識枝山刻意用鍾法書寫，其古拙之趣（圖九）與臨王行草之流麗（圖十）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是六十六歲（一五二五）秋天所作，《洛神賦》原是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六）小楷代表作（圖十一），然而枝山卻與衆不同地以鍾繇之法書之（圖十二），文徵明在題跋中特別指出：「祝京兆書法出自鍾王，道媚宕逸，翩翩有鳳翥之態。近代書家罕見其儔。若此書洛神賦，力追鍾法，波畫森然，結構縝密，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超出尋常之外矣。」

祝枝山於鍾繇風格中調和晉唐宋元諸家特色，融入本身性情氣質，終而發展出適古多變拙中見巧的祝允明鍾繇書風。

結語

祝允明石刻像立於蘇州，像贊云：「明應天府通判祝公允明。放逸自喜，書如其人。先生之狂，先生之眞。」（圖十三）拙、訥、眞、狂正是明代第一大書法家祝枝山本色。終其一生長才不能爲國所用，官宦門第出身的他只有將遺憾發之於書，抒之於文，篇末特以枝山晚年所作〈寶劍篇〉向一代才子致意：

我有三尺匣，白石隱青鋒。
一藏三十年，不敢輕開封，
無人解舞術，秋山鎖神龍。
時時自提看，碧水蒼芙蓉，
家雞未須割，屠蛟或當逢。
想望張壯武，揄揚郭代公。
高歌撫匣臥，欲哭千將翁。
幸得留光彩，長飛星漢中。

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退休研究員

圖十三　明　祝允明　州石刻像拓本

註釋

1. 祝允明生於明英宗天順四年臘月初六，天順四年為西元一四六〇年，然臘月初六已是西元一四六一年一月十七日；卒於明世宗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按西曆應為一五二七年一月廿八日。有關祝允明之研究，標註其生卒年有一四六〇～一五二六，亦有一四六一～一五二七，今從後者。

2.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述行言情詩〉、〈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五十服官政效白公〉、〈戲為口號〉、〈危機〉、〈七悲文〉、〈次韻表弟蔣煜及門生翁敬見贈喜予歸田之作四首〉、〈口號三首〉、〈寶劍篇〉，均引自《懷星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陸粲〈祝京兆允明墓誌銘〉，《陸子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二七四冊，卷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頁六〇五－六〇六。

附錄

	陶淵明　飲酒詩二十首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二十首
1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	1	昔者病斯世。庸人常擾之。 百物安大化。甚似垂裳時。 吾生託於茲。學道三十年。 今辰聊寡疑。願言戒迷塗。 □□□□□，靈臺亦有持。
2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2	明時恥韞玉。抱策下丘山。 所獻幾何許。腐蒙數千言。 有司繆甄錄。一出踰十年。 身世無一補。何物期自傳。
3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3	士生三代後。干名本其情。 所欲少可知。科版獵空名。 二者齊亡之。何以為此生。 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 陶公但飲酒。干載名自成。
4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4	大鯤本淵潛。化形亦天飛。 截鶴續鳧脛。二物均為悲。 日月繞玄度。萬象各有依。 天地會有終。修短同一歸。 吾生向妍華。何惜此日衰。 有酒不解飲。而問彼從違。
5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5	大道本一致。無問寂與喧。 每有希夷時。不見耳目偏。 逝水喜東流。浮雲忘故山。 美人隔秋風。涉江耻空還。 旦暮或遇之。莊周有遺言。
6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 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6	客來相話言。言多非與是。 問我誰適從。我不識譽毀。 幸客來相過。惟能默飲爾。 隨意酬瓦盆。不解彈綠綺。
7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盡，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7	穠霜瘁榮木。春露華稿英。 逝者不能已。愛憎誰為情。 吾生三十年。彊半居欹傾。 不知誰為之。孰為相號鳴。 局促百年內。安足稱達生。
8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 提壺掛寒柯，遠望時複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8	鳳鳥有五文。不共群禽姿。 言欲覽德輝。來下梧桐枝。 文彩衆愛惜。云是應世奇。 廷無蕭韶儀。好文空言為。 恐終返天山。逝難風塵羈。
9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9	世事不可極。遇酒意自開。 寬然處百年。亦有幾好懷。 吾駕無迴轅，何適亦何乖。 夫子唯天行。微生病栖栖。 孺子濯以清。屈公淈其泥。 幸此盃中物。與我多合諧。 醉中態多亂。真抱自不迷。 皇唐事悠然。古意蹔可回。
10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10	回首望鄉林。窗在東南隅。 倦鳥不出林。胡為涉川塗。 冬半多北風。瘦馬不耐驅。 昔行氣長健。茲來感有餘。 園田苟可治。豈不懷安居。
11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蘊年，長饑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足惡，人當解意表。	11	長愧先師言。憂貧不憂道。 勞辛救寒飢。容體易枯老。 自從彊年來。頗不患衰槁。 翕翕電影間。英好亦何好。 澹然無得喪。恐有身外寶。 靈龜不朵頤。乃活歲月表。

	陶淵明　飲酒詩二十首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二十首
12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一往便當已，何為複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餘所之。	12	吾足如轉蓬。遇風無停時。 節候迭代殷。常與家室辭。 三歲凡五出。別離復在茲。 行止豈有津。誰為我稽疑。 不若巢巾余。乃冤霜雪（點去）霰期。天運實為爾。 通塞任所之。
13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 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13	嘗嘉陳圖南。託世在夢境。 亦有阮步兵。六旬且一醒。 神解與辟世。此意在各飲。 汩汩糟醨間。少復此冥頴。 哀哉羊皮人。方彼燿虎炳。
14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複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14	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至。 飲量復減昔。三飲已復醉。 詩來亦信口。甲乙懶排次。 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 所恨每自喪。長失木然味。
15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餘宅。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15	所乏百畝田。亦須五畝宅。 居食少給躬。何復世上跡。 一身自賓主。一日足抵百。 知我不蹔舍。舉眼天日白。 默然便歸化。亦復何之惜。
16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 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16	安世至此日。世紛亦已經。 莊周不畏煩。為人校虧成。 五嶽屹常居。四序乃遷更。 微子為之奴。箕子出門庭。 誰能外闔蘇。妄動樞機鳴。 密雲自西郊。蕩蕩周文情。 （草書）。
17	幽蘭生前庭，含熏待清風。 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17	然燭能為月。搖箋能為風。 手有造化能。身在造化中。 順時以道用。天人乃相通。 如何負折昇。而欲求張弓。 （草書）。
18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 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腸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 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18	青天恆高高。欲上不可得。 文成食馬軒。漢武知復惑。 狂念如推瀾。滔天不冥塞。 坐此弊其軀。亦復幾喪國。 吾有升天方。難言姑緘默。
19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 世路鄙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19	卜商有遺言。學而優則仕。 學既非為人。仕復寧為己。 有玉求賈姑。無道穀亦恥。 仰藏夔龍朝。俯媿蓬蒿里。 鬍鬍饒二毛。行行入四紀。 馬逸駕可要。風回檝須止。 爾無操御中。煩覆何所恃。
20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複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洙泗輟微響，漂流遠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恐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20	二儀不翻覆。萬生豈無真。 物情雖馮時。中亦含元存。 楊子本清淨。鄘垢作美新。 賈生抗高志。慷慨為過秦。 其君或唐虞。彷彿泉契塵。 詘己狥一時。哀哉邁其勤。 因知紜紜內。心與身自親。 會須直躬行。大道無迷津。 提壺掛舟傍。還戴漉酒巾。 何必訪巢許。今古皆斯人。